

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圖書著錄之評議

吳哲夫

〔內容提要〕：四庫全書會萃古代典籍於一堂，固有傳存及整理文獻的功勞，但其修書動機的不够純正，也留下許多缺失，其中經部春秋類，最為學林詬病。本文引據實證，指出四庫館臣不僅在甄選是類圖書方面，態度未能客觀公允，而且任意刪削改易文字內容，更造成圖書史料的失實性，最後並建言為四庫全書做補正工作，才能使之完整美備，更富學術價值。

一、前言

四庫全書以經、史、子、集提綱列目，經部分十類，史部分十五類，子部分十四類，集部分五類。〔註一〕本文所探討者，為經部十類中的第五類。按清高宗於四庫全書開館之初，曾頒令說：

前經降旨，博採遺編，彙為四庫全書，用昭石渠美備，並以嘉惠藝林。……所有進到各遺書，並交總裁等，同永樂大典內現有各種，詳加校勘，分別刊抄。擇其中罕見之書，有益於世道人心者，壽之梨棗，以廣流傳；餘則選派謄錄，彙繕成編，陳之冊府；其俚淺訛謬者，止存書名，彙入總目，以彰右文之盛。〔註二〕

四庫全書館臣日後即遵照清高宗此項旨意，將當時所能掌握到的古代圖書資料，釐分為應刊、應抄及存目三大類別。而清人以外族入統，最多忌諱，清室修纂四庫全書固在搏求「稽古右文」的美名，實際上也在藉用修纂圖書的大好機會，遂行清洗古代文獻內容的政治目的。我國古代春秋類圖書，多寓「嚴夷夏之防，明是非大義之辨」，自為清室所不願樂見。然而類圖書，出於聖人之門，流傳久遠，深入民心，早已蔚為學術大國，無法抹煞。於是四庫館臣，乃從選錄圖書及刪削改易部分

文字內容上著手，圖思利用巧妙技法，達成清除不利於清人文獻的目的。所以在四庫全書四十四類之中，春秋類圖書最引人非議，本文即就平日披閱所得，爲之提出探討及評論。

二、春秋類著錄及存目書之原則分析

四庫全書修纂時，館臣依據清高宗的指示，將各地徵到的圖書並內府所藏，分爲應刊、應抄及存目三種等別。應刊、應抄二者都在四庫全書著錄之列；存目之書，則只存書名及簡明提要一篇，附在「四庫全書總目」之中，可視同被摒斥於全書之外的著作。按應刊之書，四書館臣顧及付之梨棗的成本鉅大，及成書的無定期，遂僅將輯自「永樂大典」中的圖書，選擇部分，以木活字版排印刊行，此即爲著名之「武英殿聚珍本叢書」。由於是叢書不涉本文，故不予討論。至於應抄之書，卽爲四庫全書著錄之書，共三千四百餘種，其中歸爲春秋類之圖書，計一一四部。而存目之書，在「四庫全書總目」中列歸春秋類者，共一一八部。四庫館臣深悉春秋類圖書，最爲清室關注，故在類敘文中，特別提到選錄是類書籍採「取之不敢不慎」【註三】的態度，足見是類圖書在四庫全書各部類的收錄上，最爲嚴謹。茲從「四庫全書總目」文中，分析其著錄及存目書甄別的原則。

1. 著錄圖書之條件

「四庫全書總目」春秋類敘說：

雖舊說流傳，不能盡廢，要以切實有徵，平易近理者爲本；其瑕瑜互見者，則別白而存之；遊談臆說，以私意亂經者，則存其目。【註四】

春秋類類敘中，已籠統的指出劃分著錄及存目書的大體原則，茲再從其著錄書之提要中，摘出所以劃歸著錄書的詳因，並各舉出實例如下：

(1) 重實用

「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」周左丘明傳 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疏

提要云：「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，左氏之義明，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，善惡之跡，一一有徵。……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，宋元以後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。傳與注疏均謂大功於春秋可也。」

〔春秋釋例十五卷〕晉杜預撰

提要云：「可以校訂舛誤者，不可縷數。春秋以左傳爲根本，左傳以杜解爲門逕，集解又以是書爲羽翼，是以求筆削之旨，亦可云考古之津梁，窮經之淵藪矣。」

(2) 取見解

〔春秋通義一卷〕宋不著撰人

提要云：「至於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而終之以獲麟，明亂極必治，而王者之迹不熄，則其說高於諸家者多矣。」

〔春秋集傳辨疑十卷〕唐陸淳撰

提要云：「雖瑕瑜互見，要其精核之處，實有漢以來諸儒未發者，固與鑿空杜撰，橫生枝節者異矣。」

(3) 合聖意

〔春秋意林二卷〕宋劉敞撰

提要云：「灼然聖人之意者，亦頗不少。」

〔春秋通說十三卷〕宋黃仲炎撰

提要云：「其立意明白正大，深得聖人之意。」

(4) 資考證

〔春秋分紀九十卷〕宋程公說撰

提要云：「獨能考核舊文，使本末源流粲然具見，以杜虛辨之口舌，於春秋可謂有功矣。」

〔春秋長歷十卷〕清陳厚耀撰

提要云：「厚耀明於曆法，故所推較預爲密，蓋非惟補其闕佚，並能正其譌舛，於考證之學，極爲有裨，治春秋者，

固不可少此編矣。」

(5) 便尋覽

〔春秋諸國統紀六卷〕元齊履謙撰

提要云：「以其排比經文，頗易尋覽，所論亦時有可采，故錄存之。」

〔春秋集解三〇卷〕宋呂本中撰

提要云：「是書自三傳而下，集諸儒之說。……而采擇頗精，全無自己議論。」

(6) 從傳統

〔春秋本例二〇卷〕宋崔子方撰

提要云：「依據舊傳，雖嫌墨守，要猶愈於放言高論，逞私臆而亂聖經，說春秋者，古來有此一家，亦未能遽廢。」

〔春秋傳三〇卷〕宋胡安國撰

提要云：「其書作於南渡之後，故感激時事，往往借春秋以寓意，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。……明初定科舉之制，大略承元舊式，宗法程朱，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二卷，闕略大甚，朱子亦無成書。以安國之學，出程氏；張洽之學，出朱氏，故春秋定用二家，蓋重其淵源，不必定以其書也。……第其書行世已久，亦未可竟廢，謹校而錄之，以存一家之言。」

(7) 存珍本

〔春秋傳說例一卷〕宋劉敞撰

提要云：「敞說春秋，頗出新意。……大致精核多得經意，而宋元說經諸家都未徵引，可知自宋以後，已稱罕覯，是編崖略幸存，固春秋家所當寶貴矣。」

〔春秋比事二〇卷〕宋沈棐撰

提要云：「持論頗為平允，……世罕傳本……朱彝尊經義考註曰：已佚。此本前有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顯仁序，蓋猶從

元刻傳錄者也。」

(8) 挹長處

〔春秋集解十二卷〕宋蘇轍撰

提要云：「諸如此類，似公穀之說，妙合聖人精微，而穎濱一概以深文詆之，因噎廢食，讀者掄其短而取其長可也。」

—

〔春秋經筌十六卷〕宋趙鵬飛撰

提要云：「其平允之處，亦不可廢，才有所長，存備一說可也。」

(9) 傳散佚

〔箴膏肓一卷、起廢疾一卷、發墨守一卷〕漢鄭玄注

提要云：「原書據隋書經籍志：左氏膏肓十卷、穀梁廢疾三卷、公羊墨守十四卷，宋世漸以散佚，山西巡撫採進，復加以掇拾補綴，著於錄。……雖視原書不及什之一二，而排比薈萃，略存梗概，爲鄭氏之學者，或亦有所考焉。」

〔春秋本義三〇卷〕元程端學撰

提要云：「以其尙頗能糾正胡傳，又所採一百七十六家，其書佚者十之九，此書猶略見其梗概，姑錄之以備參考焉。」

—

(10) 貴人品

〔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〕元鄭玉撰

提要云：「玉字子美，歙縣人，元末除翰林待制，以疾辭。明兵入徽州，守將迫之降，玉不屈死，與呂大圭及同時李廉均可謂能明大義，不愧於治春秋矣。」

〔春秋正旨一卷〕明高拱撰

提要云：「卷帙雖少，要其大義凜然，多得聖意，固迥出諸儒之上矣。」

(1) 示炯戒

〔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〕宋李琪撰

提要云：「是書……置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，則又隱示抑金尊宋之意，蓋借春秋以寓時事，略與胡安國傳同。……流傳已久，抄錄以備一家，且以見南宋積削之後，士大夫猶依經託傳，務持浮議以自文，國勢日頹，其來漸矣，存之亦足以示炯戒也。」

〔春秋大全三十七卷〕明胡廣等奉敕撰

提要云：「廣等舊本，原可覆瓿置之，然一朝取士之制，既不可不存以備考，……存此一編，俾學者互相參證，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。」

2. 存目書之原因

所謂存目書者，是僅存著作之書名，並附簡明提要一篇，附在〔四庫全書總目〕中，以備後人能查悉有此著作而已，實際上與四庫未收錄之書，並無多大差別。古籍被四庫館臣列為存目書之原因，曾詳示於〔四庫全書總目〕卷首凡例：

其有言非立訓，義或違經，則附載其名，兼匡厥謬。至於尋常著述，未越羣流，雖咎譽之咸無，要流傳已久，準諸家著述之例，亦併存其目，以備考核。【註五】

這樣原則性的方針，也略嫌籠統。茲再從春秋類存目圖書提要文中，綜合予以歸類，用見春秋類圖書被列入存目，而見棄於四庫全書的詳因。

(1) 偽謬、杜撰

〔左傳節文十五卷〕舊本題宋歐陽修編

提要云：「舊題宋歐陽修編，書前冠乾道八年晉江傳伯成序稱：後之有功於春秋者，有杜預、林堯叟。林堯叟乃在南宋中年，伯成此序作於南宋之初，何由得見？且杜林合注是明末坊間所刻，伯成又何以杜林並稱乎？……譌謬種種，不可殫述，偽書之出，無過是矣。」

〔春秋經世一卷〕明魏校撰

提要云：「皆杜撰之談。」

(2) 勦襲、膚淺

〔春秋注解辨誤二卷〕明傅遜撰

提要云：「勦襲楊甲六經圖，無所考訂也。」

〔春秋剩義二卷〕清應麟撰

提要云：「皆陳因之論。」

〔春秋通論二卷〕舊題宋人撰

提要云：「其言膚淺，無所發明。」

(3) 臆斷、雜駁

〔春秋說三〇卷〕明王寔大撰

提要云：「是書雜採諸說，斷以己意，而本於卓爾康辨義者爲多。」

〔春秋圖說無卷數〕明不著撰人

提要云：「大抵雜駁不倫，未見精緻。」

〔春秋三傳事實廣證無卷數〕清不著撰人名氏

提要云：「兼採諸子雜說、寓言，欲以考核其是非，亦徒成其龐雜而已矣，於經義無補也。」

(4) 殘帙、陋本

〔春秋傳議四卷〕清張爾岐撰

提要之：「此本闕略特甚，蓋未成之稿，而好事者刻之也。」

〔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一卷〕清顧宗瑋撰

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圖書著錄之評議

提要云：「據其凡例，尙有三傳異同一卷、春秋通例一卷、春秋稽疑一卷、春秋參同一卷、春秋提要發明一卷、春秋圖譜一卷、春秋箋釋一卷、春秋餘論一卷，今皆未見，蓋非完書也。」

〔麟經指南一卷〕不著撰人

提要云：「元末鄉塾之陋本也。」

(5) 隨文生義

〔春秋纂無卷數〕明朱之俊撰

提要云：「是書大抵隨文生義，罕所根據。」

〔春秋疑問十二卷〕明姚舜牧撰

提要云：「是書不盡從胡傳，亦頗能掃諸家穿鑿之說，正歷來刻深嚴酷之論，視所注諸經，較多可取，而亦不免以意推求，自生義例。說經不應如是也。」

(6) 不近情理

〔春秋說志五卷〕明呂柟撰

提要云：「大抵褒貶于刻，不近情理。」

(7) 另有其書

〔春秋五傳平文四十一卷〕明張岐然編

提要云：「其書採左傳、公羊傳、穀梁傳、胡安國傳而益以國語。國語亦稱春秋外傳，故曰五傳。曰平文者，明五傳兼取，無所編重之義也。……岐然指陳流弊，可謂深切著明，……於春秋不爲無功。惟五傳皆具有成編，人所習誦，不待此刻而傳，故取其衛經之意，而不錄其書。」

〔左氏討一卷、左氏論一卷〕明馮可時撰

提要云：「是書前有自序稱：先爲左氏討，繼爲左氏釋，後爲左氏論。其釋則訓詁爲多，討與論則皆評其事之是非，

不知分爲二書，以何別其體例矣。……今惟錄左氏釋，而二書則附存其目焉。」

(5) 體例不純

〔春秋備要三〇卷〕清翁漢鑒撰

提要云：「其書以胡傳爲主，亦節錄左氏以明事之本末，至於書之上闌標破題，下闌標合題，則全非詁經之體矣。」

(9) 示炯戒（按著錄書及存目書，均寓有示炯戒的目的，故兩處並列之）

〔春秋因是三〇卷〕明梅之煥撰

提要云：「名爲發揮經義，實則割裂傳文，於聖人筆削之旨，南轅北轍，均可以爲炯鑑，故附存其目，爲學春秋者戒。」

三、著錄書內容的虛實情況

四庫全書的修纂，雖對古來圖書，區分爲著錄及存目兩大類別，但存目之書，除書名之外，不錄隻字，故四庫全書主要的部分盡在於著錄之書。世人皆知，清高宗敕令修纂全書，有其政治目的，而在四庫各部類圖書當中，以春秋類之圖書內容，最堪清室顧忌。因此是類圖籍，在謄錄過程中，往往以「刪削」、「改易」等鄙劣的手段，移異史料的内容，致影響到著錄圖書的真貌。茲將所見，舉例說明春秋類圖書中的種種弊端。

1. 節省篇幅 刪削資料

清乾隆四〇年（一七七五）十一月十七日，高宗曾諭令：「現在纂輯四庫全書，部帙計盈數萬，所採詩文別集既多，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，或大端可取，原不妨棄瑕錄瑜。」〔註六〕在這樣的指令下，四庫館臣礙於四庫全書部帙衆多，於是不必顧及「通體完善」，而採「棄瑕錄瑜」的編輯方式。於是將許多著錄書的序跋等相關附件，一一刪棄，用以節省篇幅。春秋類圖書自不例外，例如元陳則通的「春秋提綱」，卷首目錄即見刪節，〔註七〕又如宋胡安國的「春秋傳」卷首，原附有「明類例」、「謹始例」、「鈇傳授」、「進書表」、「論名諱節子」等文篇，四庫全書本都不見收錄。〔註八〕

2. 政治意圖 改易文字

清人以外族入主中原，禁忌最多，其對文化方面禁忌的反應，便是採取嚴酷的文字獄及對圖書的查禁。文字獄不涉本文範圍，不予討論，而其查禁圖書的方式，則不一而足，茲檢出清高宗的歷次手諭為例：

乾隆三十九年（一七七四）八月初五日上諭云：

各省已經進到之書，現交四庫全書處檢查，如有關碍者，即行撤出銷燬。【註九】

乾隆四十年（一七七五）十一月十七日上諭云：

此二書（指宋劉跋學易集、王質靈山集），著交總裁等重加釐定，分別削存。【註一〇】

乾隆四十一年（一七七六）九月三〇日上諭云：

四庫全書集部內，像贊、行述等項，詞多諛濫，無關考核者，擬具刪節。【註一一】

「銷燬」、「削存」、「刪節」是四庫館臣常用於審查圖書後，採用於「問題」圖書的手段。這種手段在春秋類著錄圖書中最常運用，茲分別舉例如下：

(1) 銷燬

「四庫全書總目」凡例云：「明之曲士，人喜言兵，二麓正義欲掘坑藏錐以刺敵；武備新書欲雕木爲虎以臨陣。陳禹謨至欲使九邊將士，人人皆讀左傳，凡斯之類，並闢其異說，黜彼空言，庶讀者知致遠經方，務求有用之學。」【註一二】清室不喜歡一般人知兵言兵，溢於言表。有關兵事方面的春秋類圖書，如明陳禹謨的「左氏兵略三十三卷」、龔爽的「左兵十二卷」，均爲列爲查禁銷燬圖書，【註一三】故此等書籍自不能進入四庫全書著錄之列。

(2) 改詞易字

清室爲滿族，心理上自來存在種種偏見，對書中「胡虜夷狄」等字眼，極不順眼；又清本女真支屬，明初設建州衛羈縻之，故對「建州、女真」等詞，也諱莫如深。四庫全書春秋類圖書中，凡涉及上列相關的詞語，均巧妙的予以更易。如元陳則通「春秋提綱」卷一齊晉楚伐鄭章：「獨惟一鄭焉耳，鄭於春秋，其關於中國夷狄盛衰之變，豈淺淺哉！」【註一四】句

，四庫全書將「中國夷狄」四字改易爲「一時伯業」。

(3) 全段改易

四庫全書春秋類圖書中，亦有將全段忌諱文字改易之例，在此也以元陳則通「春秋提綱」爲例。其書卷四「齊晉伐戎章」通志堂本原文爲：

自古然爾，蓋北狄之性，殘忍悍鷙，尤甚於戎，其爲中國患亦甚於戎。春秋正名之書，於戎曰山戎、北戎、姜戎、雒戎、戎蠻、陸渾之類。

四庫全書本將此一段文字，更改爲：

嗚呼！戎狄之患，自古然爾，至正名之書春秋，紀戎之事不如紀狄之事爲詳。戎之事，在春秋之始，狄之事，在春秋之中，其名蠻、陸渾之類。【註一五】

(4) 刪削

四庫館臣有時遇到春秋類圖書中，某些文字，不易改變，或懶於另造文篇，往往逕將全段忌諱文字予以刪削，以泯其跡。例如宋胡安國「春秋傳」卷一之「二年春公會戎于潛」、「夏五月莒人入向，無駭帥師入極」、「秋八月庚辰，公及戎盟于唐」等三章，四庫全書本均刪除不錄。【註一六】茲引四部叢刊宋本「春秋胡傳」之「二年春公會戎于潛」章原文，以見其內容：

戎狄舉號外之也。天無所不覆，地無所不載，天子與天地參者也。春秋天子之事，何獨外戎狄乎？曰：中國之有戎狄，猶君子之有小人。內君子外小人爲泰，內小人外君子爲否。春秋聖人傾否之書，內中國而外四夷，使之各安其所也。無不覆載者，王德之體，內中國而外四夷者，王道之用。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，致全繒之奉，首顧居下，其策不可施也。以戎狄而朝諸夏，位侯王之上，亂常失序，其禮不可行也。以羌胡而居塞內，無出入之防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萌猾夏之階，其禍不可長也。爲此說者，其知內外之旨，而明於馭戎之道，正朔所不加也，奚會同之有，書會戎，譏之也。【註一七】

3. 版本不足，闕文未加抄補

古代遺編，歷經傳寫或傳刻，致同一種書往往有許多版本傳世，且各版本互有優劣，足以相互比勘，彌補彼此不足之處。四庫全書中，有不少著錄圖書，常在字裡行間標注「闕文」字樣，以表示所據以著錄圖書之底本，原有缺漏。此種現象的出現，或因四庫館中所掌握的圖書版本不足，無從核對比勘，補足闕文；或是館臣疏懶，未盡校勘之責，而以「闕文」作為搪塞。其實，在春秋類圖書中，即有許多「闕文」可據其他版本予以抄配補全的。例如元程端學「春秋或問」卷一隱公元年於「況元年者，上古以來歷歷稱之，何獨春秋始有深義」句下注「以下闕文」四字，【註一八】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明鈔本，得知其闕文為：

夫春秋紀年，因魯史舊史主記事，不識當時亦以仁為訓乎否也。借使孔子修之而有義，然義在其事，而不在年月之間，故黃氏曰：或謂元為春秋大法，亦未必然，唐虞三代，皆以始即位為元年矣。呂朴鄉亦曰：人君即位之一年，則謂之元年，自古然矣，書元年者，魯史文也，而夫子因之爾。曰先儒，亦曰體元居正者，何也？曰上古不曰一年，而曰元，不曰一月，而曰正，義或然也，然就春秋立論，則不可也。蓋曰元、曰正，皆古人始事之稱，初無深義，故蔡氏曰：古者人君即位稱元，以計其在位之久近，常事也。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，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，自後說春秋者，因以改元為重事。呂朴卿亦曰：元始也，自乾坤言之，則曰乾元坤元，自人君即位之一年，則曰元年，舜典紀元日，商訓稱元祀，所從來久矣，非夫子特以是示訓也。曰春王正月，先儒謂周正月，非春也，假天時以立義者，何也？曰孔子豈於魯史之外，加一僞春字以繫年，而見行夏時之意乎！宜先儒求之不得，而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也。曰劉常山亦以春字為孔子所加者，何也？曰王厚齋魯史謂之春。

四、評 議

四庫全書春秋類圖書，其釐分著錄與存目的主要依據，及其著錄書的缺失情況，已詳如上述，茲再就其是否妥通處，分別予以評論：

1.「著錄」與「存目」之釐分有其必要，但未盡適切。

清高宗於修纂四庫全書之前一年的正月初四日，曾頒下大規模的訪書令說：「策府縹緲，載籍極博，其鉅者羽翼羣經，垂範方來，固足爲春秋法鑒；即在識小之徒，專門撰述，細及名物象數，兼綜條貫，各自成家，亦莫不有所發明，可爲游藝養心之一助。」【註一九】大約可以看出清高宗的徵訪圖書，範圍極廣。而四庫全書完成之後，清高宗又自誇說：「古今數千年，宇宙數萬里，其間所有之書雖夥，都不出四庫之目。」【註二〇】似乎四庫全書已盡網羅古今所有圖籍。事實不然，以我國古代著作之繁多，如何能盡加收錄？就是能全部收錄，也必失之浮濫，所以對古今遺編做妥適的選擇極其必要。「四庫全書總目」凡例中說：「今詔求古籍，特創新規，一一辨厥妍媸，嚴爲去取。」四庫館臣合撰的「四庫全書表文」中也提到「上沿虞夏，咸挹海以求珠；下採元明，各披沙而見寶。」【註二一】均明白道出擇取精華圖書的事實及態度的審慎。

四庫全書摘取古來圖書英華的方式，是先由館臣擬目，再呈上內廷，由清高宗做最後的定奪。【註二三】而當時四庫館人員的組成，皆爲學林一時人選，宿學鴻儒，指不勝數，以他們的廣見博聞，配合長期浸淫於書府的清高宗的學識經驗，於古今圖書的甄擇，應該是公允而妥切的。從本文前述春秋類圖書著錄原則分析，已不難考見大體均能掌握古今學術流別，選出是類圖書的精華，達到著錄圖書的功能。然因其囿於政治目的的顧慮及人爲的疏失，在選錄圖書方面也就不無可議之處。

(1) 摒棄之書，未盡公允

「四庫全書總目」凡例中明定「今所採錄，惟離經畔道、顛倒是非者，摭擊必嚴；懷詐狹私、熒惑視聽者，屏斥必力。」摒棄之書，幸者列入存目，其他則摒棄於四庫門外。那些書被列在摒棄之列，雖已無完整資料可資詳考，但從現存「四庫採進書目」【註三】書中所著錄當日四庫館採進的春秋類圖書，未被歸爲著錄或存目書的，計有宋人著作五種，明人著作二十四種，清人著作十六種，另有不詳撰著人氏的三種。這些被摒棄於四庫全書春秋類之外的著作，是否合於四庫館臣所謂的「離經畔道、顛倒是非」的取捨標準，實多可議。以宋章冲「春秋左傳類事始末」一書爲例。【註四】章氏自序其書說：「…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，大小之事，靡不採取，約而不煩，一覽盡見。又總記其災異力役之數，時君之政，戰陣之法，與夫器物之名，併繫於後，讀之者不煩參考，而畢陳於目前。」又謝謬爲其書作序也說：「近收天台使君章冲茂深書，且以左氏

事類本末爲寄，於是恍然見所未見，蓋春秋之法，年爲主而事繫之，使君之法，事爲主而年繫之，以事繫年而事爲之碎，以年繫事，而事爲之全，二者不可一廢紀年也。」【註五】從以上二序文，略知其書，頗多可取，至少也符合於春秋類圖書著錄條件「便尋覽」的原則。但此書非僅未收入著錄書中，且連「存目」都不加標列，則四庫館臣於收書標準方面，態度是否公允，甚待置疑。

(2) 存目與著錄書之釐分，未盡妥適

四庫全書之存目書，實際上，等同被摒斥之書。今考存目書中，並非每種都如清高宗所謂的「俚淺訛謬」，其中也有不少內容可取的圖書。例如：明姚舜牧所撰「春秋疑問」被歸爲存目書，而「四庫全書總目」却說：「是書不盡從胡傳，亦頗能掃諸家穿鑿之說，正歷來刻深嚴酷之論，視所注諸經，較多可取。」【註六】所謂胡傳者，便是指宋胡安國「春秋傳」，四庫館臣曾評胡傳之種種不是，已見前文引述。四庫全書却以胡傳因「其書行世已久，亦未可竟廢。」【註七】的理由加以著錄，而對「較多可取」的「春秋疑問」一書，則列入「存目」行列中。再如明馮時可在春秋學方面的論著有「左氏釋」、「左氏討」、「左氏論」三種，合稱爲「元敏天池集」。四庫全書僅著錄其中「左氏釋」一種，其他則歸入存目。理由是：「今惟錄此篇，而所謂討與論者，則別存目，故各分著其名焉。」【註八】這樣的著錄方式，豈不已破壞了一家學術的完整性？實非妥適的安排。

(3) 著錄圖書，重宋元而輕明清著作

按「四庫全書表文箋釋」中載四庫館臣言及「上沿虞夏，咸挹海以求珠；下採元明，各披沙而見寶。」，清林鶴年注云：「按此聯言四庫全書上自虞夏，下迄元明及國朝，皆有著錄。」【註九】得知四庫全書收錄著作範圍，涵蓋有清以前各代作品。以春秋類著錄的圖書爲例，注疏本不計外，收錄的圖書作者時代爲：漢人一種、晉人一種、唐代三種、五代後蜀一種、宋人三十九種、元代十六種、明朝二十一種、清人二十九種。而存目書則宋人四種、金人一種、元代六種、明朝四十六種、清七十二種。從存世及時代的作品而言，應該是時代愈晚，著述愈多。但從四庫全書春秋類著錄及存目書看來，著錄書以宋元所佔比例多，而存目書則以明清著作爲重，明顯表示四庫館臣有貴古賤今的觀念。其實，不僅春秋類著錄圖書如此，集

部別集類也相類似，四庫館臣更明白的在別集類類敘中說：「今於元代以前，凡論定諸編，多加甄錄，有明以後，篇章彌富，則刪難彌嚴，非曰沿襲恆情，貴遠賤近，蓋閱時未久，珠璣並存，去取之間，尤不敢不慎云爾。」【註三〇】豈不足已坦承了貴遠賤近的選錄圖書事實！

2. 著錄圖書之繕抄，優劣並見

四庫全書對收錄圖書採謄繕成書方式，而本文前述第三節「著錄書內容的虛實情況」中，述及清人以一族一室的私心，進行查禁圖書，對問題書，重者禁燬，輕者改易文字內容，其中尤以春秋類圖書，情況最為嚴重，肇致是類著錄圖書有種種的弊端。不過，春秋類圖書在謄繕之時，除本文前述弊端之外，猶有兩件事實，值得關注。

(1) 刪削改易文字，不够澈底

四庫春秋類圖書內容中，涉及清室忌諱之文字，屢見抽燬或改易。但部分「够格」被刪削的文字，也有未見改易之例。如明胡廣等奉敕修纂的「春秋集傳大全」一書，雖處處見到被更改抽換文字內容的情形，但也不乏未見易動忌諱文字的實例。例如卷首序論「夷狄之盟中國」、卷一「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」、卷四「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、卷十二「夷夏之辨嚴矣」、卷十四「蠻夷猾夏，周禍也」、卷十八「背華即夷」、卷十九「貴華賤夷」、卷二十五「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分……夷夏之分。」、卷三十五「夷不亂華」等句，文字均未被更動。「春秋集傳大全」一書，清室以其書為明內府所敕撰，又屬春秋類圖書，館臣審查應該不敢不嚴，却疏略如此。如果不是館臣敷衍塞責，致查檢未盡澈底，則必是故意留存此等文字，以待後人追尋清人篡改圖書之惡跡。個人以為奉命修纂館臣，率為傳統知識分子，其對春秋大義，素來瞭然於心，似不甘心清人假藉修書美名，而將長期傳存之「辨敵我，明夷夏」的民族精神，全數泯滅。四庫館臣曾於四庫全書提要總目史部總敘中說：「苟無事蹟，雖聖人不能作春秋，苟不知其事蹟，雖以聖人讀春秋，不知所以褒貶。」春秋類圖書中的「問題」文字，刪削改易不够澈底，是館臣疏忽呢？還是故留其事蹟？置得深思。

(2) 詳為校刊，能補其他版本之不足

我國古代圖書，經長久流傳，於是有各種版本的出現，而各版本間則各有優劣等別。四庫全書因採謄錄成書方式，抄錄

時僅能依據一種底本，無法兼及各種版本，為克服此一缺憾，四庫館臣乃倣古人校書方法，於謄錄之底本外，另持其他不同版本，互相比勘校讎，然後將所得，逐條列目，匯成「四庫全書考證」一書。清高宗曾敕令嚴格執行校書的工作，並為之設立功過簿說：「倘能將原本訛字看出，簽請酌改得當者，每一處，記功一次。」【註三二】這種酌改得當、或彌補其他版本遺漏之處，既提供了研究者的方便，也補足了其他版本的缺憾，春秋類圖書，自不例外。如元趙沆「春秋師說」卷上「論古文注得失」章，通志堂本於「杜元凱所得可以為法」句下至「人却去了義字」句間，注一「闕」字。【註三三】四庫本則據其他版本補此闕文為：「傳之萬世而無弊也，蓋事之異同，雖有其例，而必以義為斷，方與聖經不背，今」。又如元程端學「春秋或問」卷十定公元年乙節，通志堂本「及定公既即位，然後追書今」句下佚二字，四庫全書本為補「年春」，完成全句。又其下接「皆為定公元年爾，此所謂不可一年而二君也」句，通志堂本是句下注「原缺」，四庫全書本也據其他版本，以「史書之體也」五字補足全文。【註三三】

五、結 論

四庫全書薈萃古代重要著作於一堂，且有系統又有條理的部次其書，無論是在集中保存典籍，或方便學林利用方面，都極具貢獻。近人蕭一山先生評四庫全書的優點說：「學者得以參考也，目錄之完備也，分類之正確也，載籍之完整也，公共閱覽之規定也。」【註三四】似均為肯綮之說。然而四庫全書修纂動機的不夠純正，致對部分圖書的排斥，同時又對一些著錄書的文字內容，採銷燬、刪削、改易、節錄等等鄙劣手段，影響到若干文獻史料的存真性，也引致學林的詬病。不過持平而論，四庫全書由於載籍廣博，在古籍日漸散亡的今天，其成為我民族文化至為珍貴的寶藏，實已不容置疑，倘若能透過有效的整理方式，使之更完整美備，更具文獻功能，應是學林共同禱盼的心願。春秋類圖書，在四庫之中，問題最多，而其缺點也並及其他部類圖書之中，整理四庫春秋類圖書的方法，也正可以施諸於其他部類。故在本文之末，謹提出兩點建言，用作結論並作為有心整理四庫全書者的參考。

1. 調查現存春秋類圖書概況，其中不為四庫所收錄的，由專家學者，評騭其學術價值，凡值得收錄的，彙編目錄，載明

作者及收藏處所，做為四庫補編工作的準備。

2. 持現存清雍正朝以前春秋圖書之各種版本，校勘四庫著錄之書，為四庫本補遺漏，匡正錯誤，尤其對清人改易之文字內容，亟予恢復後原貌，俾使全書所具有之文獻價值，更真實而完備。

註釋

- 【註一】：紀昀等奉敕編，四庫全書總目（台北 藝文印書館印行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影印四版）卷首 第一冊 頁三十七。
- 【註二】：王重民編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（北平 北平圖書館 民國二十三年出版）上册 頁十六。
- 【註三】：四庫全書總目 前引書 第一冊 頁五三六。
- 【註四】：同前註。
- 【註五】：同註一。
- 【註六】：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前引書 上册 頁三十九。
- 【註七】：元陳則通撰 春秋提綱（台北 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民國七十五年出版）第一五九冊。
- 【註八】：宋胡安國撰 春秋傳（台北 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本 民國七十五年出版）第一五一冊。
- 【註九】：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前引書 上册 頁三十五。
- 【註一〇】：同註六。
- 【註一一】：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前引書 上册 頁四十二。
- 【註一二】：四庫全書總目 前引書 第一冊 頁四十一。
- 【註一三】：吳哲夫撰 清代禁燬書目研究（台北 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書印行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出版）頁一九〇。
- 【註一四】：春秋提綱 前引書 第一五九冊 頁七六〇。
- 【註一五】：同前註頁七八九。
- 【註一六】：春秋傳 前引書 冊一五一 頁二十四。
- 【註一七】：春秋胡傳（台北 商務印書館影印宋刊本 民國五十五年出版）卷一 頁四。
- 【註一八】：元程端學撰 春秋或問（台北 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民國七十五年出版）第一六〇冊 頁五三二。

- 【註一九】：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前引書 上冊 頁一。
- 【註二〇】：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（台北 華聯出版社 民國五十三年影印） 卷九六八 第二〇冊 頁一四二〇。
- 【註二一】：清林鶴年撰 四庫全書表文箋釋（北平 文物出版社 民國七十三年出版） 卷四 頁三四。
- 【註二二】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中說：「然每進一編，必經親覽，宏綱巨目，悉稟天裁」。
- 【註二三】：四庫全書探進書目（上海 商務印書館印行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出版）。
- 【註二四】：是書載在四庫全書探進書目中的「兩江第一次進呈書目」。
- 【註二五】：以上二書並見於清朱彝尊經義考（台北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民國六十七年三版）卷一八八 冊六 頁四。
- 【註二六】：四庫全書總目 前引書 卷三十 第二冊 頁六二一。
- 【註二七】：同前書 卷二十七 第一冊 頁五五九。
- 【註二八】：同前書 卷二十八 第一冊 頁五八八。
- 【註二九】：四庫全書表文箋釋 前引書 卷四 頁三四。
- 【註三〇】：四庫全書總目 前引書 卷一四八 第五冊 頁九三二。
- 【註三一】：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前引書 上冊 頁十九。
- 【註三二】：元趙訪撰 春秋師說（台北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行通志堂經解本 民國六十八年出版） 第二十六冊 頁一四九二八。
- 【註三三】：元程端學撰 春秋或問（台北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行通志堂經解本 民國六十八年出版） 第二十五冊 頁一四四七七。
- 【註三四】：蕭一山撰 清代通史（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五十一年九月修訂本台一版） 卷中 頁六六——六七。